



王國瓔

王國瓔 著

第一卷

中国
文学史
新讲

第一卷

中国
文学史
新讲

王国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新讲 / 王国瓔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086-7229-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0727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原著作名《中国文学史新讲》

中国文学史新讲

著 者: 王国瓔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47 字 数: 86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229-8

定 价: 18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次

第一卷

总 绪



第一编

中国文学的源头

先秦文学

第一章	绪 说	028
第二章	古代神话	032
第三章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062
第四章	作家文学的开端——楚辞	098
第五章	叙事文学的前驱——历史散文	130
第六章	说理文章的肇始——诸子散文	154



第二编

中国文学的起步与飞跃

两汉文学

第一章	绪 说	180
第二章	两汉辞赋的发展	182

第三章 史传文学的楷模——司马迁《史记》	211
第四章 两汉诗歌的发展	232



第三编

乱世文人的心声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

第一章 建安风骨——雅好慷慨	279
第二章 文学的自觉	305
第三章 正始之音——诗杂仙心	320



第四编

中国诗歌主要类型的形成

两晋南朝诗歌之发展

第一章 绪说——环境背景	342
第二章 拟古咏史之怀	354
第三章 绮情儿女之思	383
第四章 仙隐玄虚之咏	398
第五章 田园山水之情	431
第六章 咏物宫体之盛——“齐梁诗”	455



总 绪

本书《中国文学史新讲》，乃是针对中国文学作品自先秦至晚清，亦即民国之前，其演变过程与发展面貌的历史回顾。着重论述分析各种不同体式的文学类型，诸如诗歌、文章（包括散体古文与骈俪之文）、戏曲、小说诸文类的发展演变大势，并介绍不同时代的文坛现象，以及探讨各时代重要作家作品于文风流变中的承传与开拓，期望能够在历史进展过程中，掌握中国文学各种体式文类的时代风貌及演变轨迹。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出版，东西学界均不遑多让，一般或以日本学者古城吉贞于1897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以及英国学者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于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为开山之作^①。唯以中文撰写者，则当推林传甲（1877—1922）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课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光绪三十年（1904）印行，署名林归云〕为先驱，至今已超过一百年历史。不过，林传甲于序言中自称，乃是仿日本早稻田大学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东京：博文馆，明治三十一年（1898）〕之意而成书。按，林传甲的文学史，主要是依据中国传统学术范围为体例，其中包罗传统图书分类之经史子集，故而举凡文字、音韵、训诂、文章、群经，乃至金石、书法等均涉及，实际上类似有关中国国学的微型百科全书。其书的基本格局乃是按照时代先后，说明各类文体，介绍知名作者，尚缺少作品本身发展的“史观”。其后有黄人（1866—1913）于1905年，继而曾毅于1915年，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始将诗歌、戏曲、小说诸文类收入，或可视为中国文学史撰写的里

^① Herbert A. Giles 于该书序言云：“This is the first attempt made in any language, including Chinese, to produc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58），p. v.

程碑^①。直至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胡云翼《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诸著的陆续问世,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体例,方正式成形。近数十年来,海峡两岸均不断有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撰述,有的属多位学者的集体成果,有的则是个人成就。虽各有侧重与贡献,但格局体例已大致定型。

当今所见一般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体例,大多以朝代的更替来划分文学发展的阶段。如先秦文学如何,两汉文学如何,魏晋文学又如何,等等;对于某一朝代的文学现象,亦提供时代背景,点出文坛风气,尤其是针对个别著名作家的身世遭遇、人格思想及其文学整体成就的详尽介绍,贡献均有目共睹。不过,本书则拟从不同的角度观点出发,亦即尝试从不同文类的文学作品本身的源流演变为笔墨重点,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状况。

当然,中国文学始终与其所处的朝代,有难以分割的关系。可是政治的“朝代”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的“时代”。何况文学的发展演变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因为朝代旗帜的突然变换更替,随即展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不过,撰写中国文学史面对的首要难题是,任何“史”的论述,毕竟离不开因朝代之轮替而可能产生的时代现象。因此,本书的结构,基本上仍然依循时代先后次序,且将朝代的称号列入,以备读者的掌握。诸如:中国文学的渊源始自先秦,起步与飞跃于两汉,成熟于魏晋唐朝,蜕变于宋元等。唯论述之际,则拟以某时期某种文学类型的

^① 米列娜(Milena Dozelova—Velingerova),《被忽略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学的里程碑: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9页。

形成发展的高峰，为笔墨重点，并追溯其前源，瞻望其后继。例如，中国诗歌中一些重要的类型，诸如拟古咏史、绮情相思、游仙隐逸、田园山水、咏物宫体等，其主要的类型特征，均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于是依其成形的先后，分别作为论述两晋南朝诗歌发展的重点，并追溯各种诗歌类型的前源背景与发展方向。又如，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是唐代的“传奇”，因而论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则留待讨论“唐代”文学之际，方以传奇故事为笔墨重点，并且追溯其前身，亦即魏晋六朝文人笔记中志怪、志人故事的发生，以及唐传奇之后，两宋乃至明清文言短篇小说的继承与演变概况。其他文类，诸如散体与骈体文章、戏曲、白话小说，包括话本短篇、章回长篇等，亦尽量如是。或许可以与坊间以朝代划分文学发展阶段，且以诸朝代中个别主要作家的成就为关怀重点的文学史，有互补之益。

本书的撰写，实源自分别在新加坡大学及台湾大学任教期间，曾先后为中文系及外文系同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稿，边讲边写，且逐年增补修改整理。由于中国文学史的范围庞杂，而笔者的专业有限，因此主要还是在前贤或当今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添一些个人的认识与见解，意图从宏观角度，将中国文学中诸文类作品发展的大概趋势与演变轨迹，掌握脉络，理出头绪而已。至于历代著名个别作家的身世遭遇与其作品的个人风格特征，已有其他文学史或相关专书专文可供参考，故而除了少数的例外，均不作详细的介绍。当然，对于个别作家的文学成就，实不容忽略，但本书重视的乃是，个别作家作品流露的时代特征，其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承先启后角色，以及其作品中显示的发展演变痕迹。

进入中国文学“历史的回顾”之前，或许应该先思考一番，什么是

“中国文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民族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文学作品，会显现哪些令人瞩目的传统特质？中国文学整体的发展演变，是否可以归纳出一个大概的总趋势？其作者主要包括哪些类群？作品中又有哪些常见的场域背景？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传统特质

本书所称“中国文学”，乃指中国的传统古典文学作品，大概包括几个主要的文体类型：诗赋（涵盖词与散曲）、文章（包括散文与骈文）、戏曲、小说，各有其类型的文体特征，并且拥有各自的文学传统与审美趣味。这些不同体式类型的文学作品，当然又会因时因人因地，而有其个别的发展脉络与风格特征。不过，既然均在华夏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孕育滋长，又始终用同一的语言文字撰写，整体视之，必然会呈现某些有异于其他民族地区，或与其他非汉语所写文学作品的不同风格与传统特质。

倘若从宏观角度观察，所谓古典中国文学，或许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传统风格特质：

✦ | 一、历史悠久，传统持续

如果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屏幕上来观察，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传统之持续不断。这是现今的任何西方国家的文

学史所望尘莫及者。虽然当今西方文学史家，往往视公元前数百年的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为其文学源头，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却因在不同地区民族意识的兴起，加上各地区方言的强势发展，遂纷纷形成不同族群语言的“国家”，乃至产生不同国家地区自有的文学传统，各有其文学史的范畴。已故美国汉学家海陶玮教授（James Robert Hightower）即曾于其《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在西方诸国家之中，如果论及英国文学，通常从8世纪初的英国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开始；法国文学，乃从11世纪的法国传奇诗《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开始；西班牙文学，则从12世纪的西班牙传奇诗《熙德》（*Cid*）开始；意大利文学，则从13、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1265—1321）的作品开始……反观中国文学，仅从《诗经》中收录的作品算起，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其传统始终持续不断^①。这当然和中国文化传统之持续，文字之统一，不无关系。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社会，于治平之间亦曾屡经危机动荡。包括政权的分崩离析，各种内乱外患，导致朝代的盛衰兴亡，社会的纷扰不安。其间还经过少数民族的征服统治，不同族群文化传统的激荡。例如4至6世纪时，鲜卑与突厥族长期统治北方，形成南北政权的对峙。10至13世纪，契丹与女真族又占据北方领土，并导致五代十国之纷争；13、14世纪，蒙古族又统治中国；17至20世纪初，源自女真的满族入主中原。但是，由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贡献，加上汉民族华夏文化的坚韧性和包容性，仿佛是一个可以接纳并消化不同族群文化的大熔炉，一方面吸

^① 见 James Robert Hightower,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Oregon), vol. V (1953), pp. 117—124.

收外来族群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成功地保持了自己文化的连贯与完整，而且一直不断地自我充实，自我更新与繁衍。相应的是，中国文学虽也不断发展、演变，但是，却始终保持其同样的书写文字，同样的古老传统，同样的民族特质。

❖ | 二、文学范围杂而不纯

西方国家的文学传统，主要是以“纯文学”为正宗，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加上具有审美趣味与艺术性质的文章，便是认可的“文学”范围。但是中国文学的范围则颇为庞杂，而且始终显得杂而不纯，乃至往往文史、哲不分，只要具有一点文学色彩，或审美趣味，无论历史著述，哲学论著，均可归属于文学范围。就是一些实用性的文字，诸如哀祭、碑文、墓志铭、诏诰、章奏、疏表等诸“应用文”，通常亦视之为“文学”作品。甚至当今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几无例外，都会把历史著述诸如《尚书》《左传》《史记》，或哲学典籍诸如《论语》《孟子》《庄子》等论著，揽入文学发展史的论述中。此外，即使单篇文章亦如此。著名者例如诸葛亮《出师表》，乃是人臣上君主的公文；韩愈《祭十二郎文》，则是祭奠死者，哀悼往生之祭文。这些章表、哀祭之文，均属具实用目的之“应用文”，也同样视为文学作品。这当然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本身即杂而不纯有关。

按，中国“文学”观念之形成，乃是渐进的、缓慢的，而且脚步经常是摇摆不确定的。当然，先秦时期，尚无独立的“文学”观念，即使“文学”一词，其含义亦不同于当今，通常是泛指整个学术文化。两汉时期，

随着重视辞章才智的辞赋之盛行，“文”与“学”，亦即“文学”与“学术”方开始分离，只是名称仍然有些混淆。文学一般称“文章”“文辞”，或简称“文”；学术则称“文学”“儒学”，或简称“学”。

试看司马迁（前145—前90？）《史记·孝武本纪》中有云：

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

司马迁所谓“文学”，应该是指“儒学”。又见班固（32—92）《汉书·公孙弘传赞》：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按，班固此处所称“文章”，当指现今所谓“文学”，其中所举代表人物，司马迁虽是史学家，不过亦有散文及辞赋之作，其余诸如司马相如、刘向、王褒三人，皆属当世的辞赋名家。可见班固所谓“文章”（文学）与“文学”（儒学），已经开始有所区别。此后南朝宋范晔（398—445）的《后汉书》，于《儒林传》之外，又特别另设《文苑传》，有意将儒林学者与文苑作者分别立传，由此似乎说明，至少在观念上，当时的“文学”与一般“学术”（主要指儒学），已经开始分途。

不过，这种分途并不彻底。事实上，魏晋以后，文人士子心目认知中，文学的范围仍然杂而不纯，其中可以包含许多非文学的成分。即使以“文学自觉时代”见称的魏晋，亦如此。例如曹丕（187—226）《典论·论文》即尝云：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盖曹丕所举各种文体，以今天的观点，除“诗赋”一类属于纯文学范围，其他奏议、书论、铭诔，都是具有实用目的之应用文，至多只能归于

“杂文”的范畴。此后又如陆机（261—303）《文赋》，专门讨论文学的创作过程，举出十种不同文体，包括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其中也只有“诗、赋”属纯文学。同样的，萧统（501—531）《昭明文选》，分文章为三十八类，刘勰（465？—520？）《文心雕龙》，则列三十三体，甚至到清代姚鼐（1731—1815）《古文辞类纂》，划定十三大类，其中亦均包括大量具实用目的之应用文体。中国文学范围的杂而不纯，可见一斑。

当然，南朝时期的文人士子，曾经引起“文笔之辩”，讨论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界问题。所谓“文”，一般指情思婉转，并能引人咏叹之美文，所谓“笔”，则指章奏论述之类具实用目的之应用文。可惜这样的分界，并未得到稳固的发展，也始终未能形成文论者长远的共识。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一直彼此交织渗透，相互萦绕纠缠，从来未曾断然分开。甚至直到当今出版的文学史，包括本书的撰写，论及先秦两汉文学，均不会将诸子论著及历史著述排除在外；论及唐宋以来的文章，也不免概括章表书奏或说理议论之文在内。倘若与只重视“纯文学”的西方文学史相比照，仍然显得“杂而不纯”。

❖ | 三、作品反映现实人生

在近代西方文学观念中，文学作品是“创造”出来的，作者则是“创造者”，因此“虚构”与“想象”乃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要害。无论抒情诗、史诗、戏剧、小说，其中所反映的，均属虚构的、想象的世界，不

能视为作者现实人生中实际发生的情况^①。可是中国文学，包括诗歌、文章、戏曲、小说，无论其取材的范围，或宗旨的表达，往往与作者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实际经历与感受密切相关，同时读者也期待，从作品中，应该可以读出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观点立场，或人生经历和人格情性，甚至其所处政治社会的局面。

其实早在《孟子·万章》中，已经从读者的角度简要点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所言或许可以说明，中国文学的传统读者，如何视作品与作者本人之人格情性、身世遭遇，及其所处的时代世局，密不可分。换言之，文学作品并非凭空想象“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所处日常现实政治社会状况，或个人生活经验的真实反映。作品中所言，乃源自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切身的经验与感受，因此，可以“颂其诗，读其书”，而“知其人”，甚至“论其世”。上引《孟子·万章》的观点，始终深入人心，或许由此亦可以解释，何以中国文学作品往往视为研究作者的身世遭遇，或其所处时局现象的珍贵资料，乃至为作家编著“年谱”，撰写“诗文系年”，以及考证诗文背后的“本事”，探索戏曲与小说中人物角色的“影射”或“真相”，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门类。

正由于文学作品反映的往往是作者在现实人生中的经验感受，乃至促使“抒情诗”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① 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 论及“文学的特质”(the nature of literature)，见二氏之经典著作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62), p. 14。

✦ | 四、抒情诗是文学主流

所谓“抒情诗”，是指抒发作者个人的人生经验感受或情怀意志为笔墨重点之作。中国文学的范畴虽然繁杂广阔，但其中则以抒情诗的成就最高，同时也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按，中国诗歌（包括诗、词、散曲），均以短篇见长，而且多“重实”，往往以个人的抒情言志述怀为宗旨，即使“山水诗”中景物状貌声色的“客观”摹写，以及追述历史事件，缅怀古人事迹的“咏史”“怀古”之章，甚至有关独处空闺女子的“怨情”之诉，也往往与作者的身世遭遇，或当前的生活处境与心情怀抱，密切相关。像西方学者一再推崇的古希腊或古印度那样纯粹客观叙述的史诗，或长篇叙事诗，则阙如。其结果是，中国叙事文学始终不发达，戏曲与小说均起步迟缓，而且长期被排斥于正统雅文学的大门之外。中国可说是一个特别重视“诗”的国度，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始自公元前数百年的《诗经》，从来不曾间断，虽然历经朝代的更替，少数民族的征服统治，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人在作诗、填词、写曲，以抒发己怀。

此外，中国诗歌从量的方面看，也没有任何西方国家的诗坛可比。从质的方面看，虽然范围比较狭窄，例如没有史诗，叙事诗又不发达，可是与西方同类型的抒情诗歌相比，则毫不逊色。

再者，中国诗歌的普及性，亦超越其他国家地区。例如在西方社会，诗歌创作通常被视为一件最富想象力、最崇高的文学活动，乃是极少数具有文学修养的知识精英之专利。然而在传统中国，无论作诗填词写曲，则是读书人的家常便饭，几乎每个读书人都能够即兴赋诗，依曲填词。而且，中国诗歌与社会生活、政治环境关系之密切，亦是其他地区文学所罕见。